西厓集 五

呈文
書

呈文

百官呈司 天使 憲 陳情文 癸巳冬

朝鮮國陪臣原任議政府領議政鄭澈等謹呈爲陳情事竊照小邦不祿遭此禍變欽惟 聖天子赫然震怒討誅兇醜拯濟危困小邦生靈免於塗炭而 宗廟社稷更得完保斯固事絶前聞 功隆往牒而德意之厚際天蟠地非小邦君臣糜身粉骨所能報稱即又老爺台座奉承 天子明命慰撫瘡殘戒勅蹂躪欲爲小邦謀善後之圖載色載笑莫非出於終始全安之意小邦之人傾聽德範仰聆至教洒然如獲再生不得不更以

區區悶迫之情及時奔走徹聞於咨諏之聽以冀達
於天日之明伏乞老爺哀憐照察焉謹查小邦前於辛
卯夏日本賊酋遣妖僧玄蘇来叩邊門授書其言絶悖
脅小邦以從己小邦君臣爲之痛心疾首知必有賊變
即差使臣馳奏京師又分差巡察使金睟于慶尚道李
洸于全羅道尹先覺于忠清道巡邊使申砬李鎰于京
畿黄海道點閲軍丁修造軍器繕築城池又以慶尚道
前所受敵之地增築釜山東萊密陽金海多大浦昌原
咸安等城鑿深壕塹其内地無城處如大丘府清道郡
星州牧三嘉縣永川郡慶山縣河陽縣安東府尚州牧
悉發民築城又慮人情狃安怠慢 國王連發近臣承

旨等官閱視催督其違慢失機者以輕重行罰至壬辰
三月釜山僉使鄭撥飛報對馬島酋平義智舡來泊浦
口投書僉使有借道等語小邦聞之益駭且憤斥還其
書而飭邊吏驅出境上不許容留等候義智回泊釜山
浦海島絶影島數日怏怏而去旣而四月十三日而賊
已犯境矣釜山陷僉使鄭撥力戰而死翌日東萊又陷
府使宋象賢教授盧盖邦梁山郡守趙英珪以下將官
軍民死者數萬餘人密陽府使朴晋率軍連戰於梁山
密陽之間皆敗密陽又陷時賊兵銳甚倍道無行人心
駭動列鎭不及相援巡邊使李鎰迎戰於尙州城外未
及布陣而賊奄至以鳥銃四面衝之軍潰鎰僅以身免

從事官弘文校理尹暹修撰朴篪尚州判官權吉等皆
一死之尚州民所在相聚力戰無一投降者死者尤多閭
境爲之殘破鎰收卒欲退保鳥嶺有申砬以巡邊使在
忠州邀鎰共守忠州賊詗知無備連夜踰嶺徑進圍城
砬出戰敗死我軍爲賊所擠悉赴金灘江水爲之不流
忠州在京都上流忠州已失則京城不可守矣先是都
人以李鎰申砬皆以重兵扼險日望捷音而敗報奄至
且城中精壯先爲申砬李鎰及諸將官抄領帶去諸道
援兵亦未及召聚於是寡君知事勢已急分遣王子及
宰臣召募四方身自已還欲稍近 上國地方得投誠
乞 恩於 天子之庭以圖恢復雖非守國之經道亦

揆事之權宜也而果蒙 天地生成之恩得有今日此
賊變以來事情梗槩也前年六月寡君在義州日憂糧
餉匱之不足以接濟軍興差判中樞府事柳成龍帶同
吏曹正郎辛慶晉濟用監正洪宗祿等點閱一路糧餉
又連遣商山君朴忠侃禮曹參判成守益同知中樞府
事李輅金城君李準各在管領驛站董草催糧今年正
月初八日大軍克平壤又專差戶曹判書李誠中率佐
郎金繼賢李自海隨軍一行勾當糧草又催朴忠侃仍
總管察轉運又差分戶曹判書權徵帶同從事官黃致
敬權悏中樞府經歷申驥入江華喬桐盡發公私藏蓄
添補軍餉仍督忠清全羅海路漕運陸續輸到開城又

遣司諫院正言黃克中按視勤慢又令大臣議政府右
議政俞泓總督諸務並晝夜催督不許時刻稽緩四月
廿日賊離都城其日大軍入城五月大軍追賊南下戶
曹判書李誠中仍隨大軍管糧不期七月誠中在咸昌
病故召調度官弘文正字尹敬立暫管其任馳啓國王
即遣本曹參議鄭光績徃代又分遣吏曹判書李山甫
調度使姜紳于忠清道檢察使金瓚調度使邊以中任
發英等于全羅道搜括軍糧續遣弘文館校理朴弘老
催督兩道轉輸去後節次承奉經略秘計料理善後事
宜速遣工曹參判李輅同佐郎崔沾句當設險等事
其中操練軍兵一款已委諸道都巡察使權慄在劉總

兵營下悉發三道民丁軍壯赴營聽調又遣議政府左
議政尹斗壽提總並不敢遠慢只有光海君自前年變
後跋涉山川蒙犯霧露致傷棠衛久不痊可未免暫留
海州尋醫下藥繼聞有　聖旨惶恐感激不敢言病已
力疾赴都朝夕南下外曰竊伏念小邦微弱一爲狂寇
所乘不能自振勞　王師暴露已浹一年藩屛之任不
效重貽　聖天子東顧之憂罪已無所逃矣第以小邦
於此賊有不共戴天之讐萬世必報之怨旣殘夷我社
稷發掘我丘壟屠戮我生靈係累我子女蕩盡我財穀
邦域之內凡有血氣之倫莫不腐心切齒欲前死於賊
況倚仗　天威圖殄後患是何等大事何等機會亦何

心亦泄泄寬縱以自趍於覆亡之域寧有再造之恩哉然而未能者特以賊未退耳賊未退故力未暇力未暇故事不遠雖欲生聚訓鍊以收桑榆而顧未能自振此小邦之日夜所悶也今賊之在慶尚道者蔚山之西生浦也東萊也釜山也梁山之上下龍堂也金海也熊川也昌原也海中則加德天城也巨濟之永登浦也場門浦也小邦猛將精兵前後力戰而死於咸安晉州之間者無慮數萬餘人賊首尾連亘於左右道數百里迭出搶掠猶幸 天兵壓臨於大丘慶州故蔚山之賊不得踰慶州東萊之賊不得踰大丘而西北本國諸將李蘋高彥伯洪季男宣居怡等亦得藉虎豹在山之威收

州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慶沃川郡守權希仁是我僧將
靈圭金海姜縣監鄭名世慶尚右道節度使柳崇仁節度
使金時敏東萊府使宋象賢僉知中樞府使劉克良祥
雲察訪南廷蕤保寧縣監李義精等或捍禦孤城或衝
犯賊壘糜身鋒刃而不思偷生賊在小邦今已二年而
實無一介守土之臣世族之士汚身迎降者雖無知愚
民庸丐賤隷一時爲其係累不能自拔而少有間隙旋
即逃還京都之民自賊入城莫不淬礪刀劍日望外兵
以圖內應賊知其終不爲己用乃於正月廿四日設詐
屠殺滿城流血至於慶尚全羅忠淸黃海平安之民內
供調度外事征役号子以所徵之困無一不備有而一聞命

下闔道路老幼男婦負戴追隨而步無一怨咨民心所
在亦可見矣而興邦之本莫不在兹乎所患昇平既久
以言其紀律則解弛以言其器械則不利以言其軍卒
則未鍊以言其將帥則昧於搶攘之變驟到目前而不
遑於措手足耳目今 天威已震醜類褫魄退遁沿海
徘徊前郡雖其兇謀有難測度而大勢已挫矣小寇若
稍假日月支撑不亡得鍊兵聚糧以圖後效固萬萬大
幸亦望 天朝畢此大恩而遠布威靈勿使滔滔之
微又至於懷襄而已古人云咨訪使臣之大務伏乞老
爺將此事情一一轉報 朝廷使小邦得免罪戾而海
上妖氛一舉廓清三韓數千里生靈永被拯濟之澤豈

不幸哉豈不快哉辭而不殺冒瀆尊威死罪死罪

呈司 天使陳賊情文

謹呈爲詳陳賊情事査得本國八道之中惟慶尚一道幅員最廣郡縣最多分爲左右道以洛東江爲界正北則江原道西北則忠清道正西則全羅道若慶尚道不能保爲賊所據江原忠清全羅莫非被兵之地雖有鳥嶺竹嶺秋風等嶺之險而他路細徑之旁出者難可盡備自尚州出於忠清道報恩永同黃澗由咸陽出於全羅道雲峰由晋州出於光陽樂安南原之境水路則自巨濟出於順天興陽之間耳今賊雖假稱已盡退離王京而徘徊屯結於慶尚道沿海之地廣占窟穴設築城

猖狂四出焚掠使我疲於奔命自至困斃然後徐起
而乘其弊其兇謀所在灼然甚明不可以不察也據賊
兵所在左道則蔚山之西生而距慶州密邇其他東萊
釜山機張彥陽梁山蜂屯蟻聚厥數甚多右道則金海
熊川昌原齊浦而充斥之勢日及於晉州咸安宜寧草
溪之間又加德天城及巨濟永登浦栗浦玉浦知世浦
水軍節度使營在海中而距熊川金海纔數十里小邦
以此爲南門戶而地產船材且肥饒賊方分兵屯據
修造舡隻以爲水路西犯之計姦謀所蓄必非徒然此
豈無故自退者耶小邦二年與賊相持備諳賊情強則
示弱進則佯退恍惚變幻不可測度尤善於誘引往時

賊欲渡臨津我軍累日隔水相持賊一日焚其廬幕聲言退遁我軍信之發軍追躡而爲其所敗賊遂乘勢渡江今年六月賊收兵退金海亦若遁去之狀我軍數萬餘人進駐咸安旣而賊悉衆大至諸將不能抵敵賊又乘勢圍晋州八日城陷小邦猛將精兵皆死於此戰滿城藏盡全羅及慶尚右道皆恃晋州爲固晋州旣陷而人心危懼益甚敵賊之凡言欲退者皆弛我軍情而求逞姦計必須爲備益密庶可不墮計中也大抵賊旣蕩盡我財帑擄掠我子女而兇心未厭禁遏滋甚雖云以釜山爲界而其志則不在於釜山或言以漢江爲界而其志則不止於漢江也明年乘春汛更集醜類乘我困

夜舟肆呑噬則全羅以北必無保守之勢即賊舡縱橫
於西海黃海平安次第通凡觧斯固不待識者而寒心者
也自古夷狄難以信義懷服必須伸縮操縱之權在我
然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羈縻則能得順伏如其不
然則羈縻之說適足以啟其驕心而已小邦於此賊兼
徒有不共戴天之讎存亡成敗決於呼吸安有泄泄怠
慢之理但賊勢緩急不能盡徹於　天日之明而事勢
危迫日甚一日萬一大事不濟小邦之亡有不暇恤獨
不爲　聖朝東顧之憂乎夫機難得而易失事易去而
難追及今圖之猶可爲也何者寒節未盡也春汛未迫
也賊衆猶未集也如蒙　天朝照察此間情狀急發精

兵衆馳南下與劉總兵見屯之兵合勢進勦風馳雷擊
出其不意旬日之間廓淸海徼然後長戟勁弩臨海以
守三道舟師列泊海岸多備火砲器械以待賊到則數
年之間賊不復生心而小邦亦得以拾餘燼生聚訓鍊
以圖後效矣夫倭賊留在敝境勢益鴟張而乃有賊已
渡海之說意遠實情恐益誤事此小邦君臣之所切痛
悶者惟老爺亟 天子明命來臨敝邦若不以此等
危迫之形悉達於 朝廷小邦更何所望一國生死存
亡之機全在於老爺處寔千萬哀之惻之拯濟百萬蒼
生之命於危困之中爲萬世長計不勝幸甚

呈兵部宋侍郞應昌文 癸巳十月

朝鮮國陪臣判中樞府事柳成龍謹呈為設險守國以
杜倭患事本月十六日蒙經略兵部劄付前事遣差官
守備胡澤經歷沈思賢呈稱云云據此先該本部覆經
移咨請　王設險守國復差胡澤沈思賢會同該國陪
臣親行踏勘去後今據前因為照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倭奴去歲直入王京以沿途有險不設故耳今
據呈報前來誠為務不可緩者為此移咨請　王查照
速行仍將舉行遣官興工運糧各緣由咨復立等外劄
仰本官照劄事理聽　王派定輪流上緊前去會同劉
總兵催督戶兵工曹陪臣如議上緊幹辦刻期完成具
奏本官既為該國相臣當念國步艱危主憂臣辱亟

爲亡羊補牢久病蓄艾之計萬毋泄泄致誤修守等因
查照蒙此先該本年六月二十日卑職欽蒙 國王差
遣體察慶尚道七月初五日到高靈縣數日劉總兵自
大丘移鎭陜川卑職趍詣麾下以聽約束其時晋州新
陷賊兵充斥於草溪宜寧三嘉丹城之境民心疑懼率
皆荷擔而立賴劉總兵與吳遊擊各率天兵把住要害
以此賊不敢深入逡巡退歸未久卑職又承 國命還
來然其沿途所歷形勢大槩可得以言也賊兵方屯據
邊邑東萊釜山爲其窟穴西生浦機張彦陽金海熊川
昌原爲其首尾又海中諸島天城加德巨濟皆小邦之
地而距金海熊川水路纔二十餘里而望全羅界甚通

賊兵分屯其處築壘造船窺覘我虛實爲水陸西侵之
計今既已迫冬深而尚無渡海之狀其奸謀所蓄必不
徒然此乃小邦危急存亡之秋所當深懲往失圖慮後
患之不暇往時小邦自沿海一帶以及內地多設築山
城往往控扼要害有百二之險而昇平既久率廢不修
緩急無所恃如大丘之山城仁同之天生城是其一也
此外宜寧之鼎津三嘉之山城陜川之冶爐山城星州
之伽倻山城皆係天險而當賊兵內侵之會在當次第
修葺積粟屯兵堅守不動而清野以待賊前無所掠後
有所憚其於保邦禦暴之策委爲便益除已啓聞　國
王請下本道帥臣及地方管轄之官收拾民力漸次修

守令家劄付條列事宜至詳至悉措寘者十有一二視諸
警策勸勵誘之切惓惓如此卑職奉書悲感不覺涕泗
之橫集所患慶尙一道酷被賊禍甚於他道自夫立以
上以及聞慶數百里內人烟斷絕蓬蒿滿野可憫未収
調度糧餉皆取諸全羅忠淸二道繼負飛輓如蟻聚埕
日憂難繼人力窮屈不遑及他眼前雖有可行之筭而
動輒逬擬然豈敢以事勢之難自畫而不自盡其所當
爲者以重罪戾於仁庇之鑑隙己節次馳通巡察使金
瓚調度官邊以中于全羅道吏曹判書李山甫成均館
典籍姜籤于忠淸道弘文館校理朴弘老正字尹敬立
于慶尙道催督糧餉又遣戶曹參議鄭光績工曹佐郎

崔洽往赴劉總兵營裏聽候分付令文啓知 國王差
遣議政府左議政尹斗壽星夜前赴軍前憑依劄付內
事宜施行外卑職竊伏惟念慶尙一道乃小邦門戶北
連江原道西接全羅道西北連忠淸道竹嶺鳥嶺秋風
等處雖係阨塞要害之地而其他細路徑之旁出者
亦非止一二若慶尙南邊賊留不退則內地不可保譬如
容賊於戶庭之間而但備堂奧今與寇相持已盈二年
小邦財力益竭兵民益疲所恃以支撑者天兵而其所
望於老爺者益深且切爲此不勝祈懇迫感之至謹此
具呈伏請照詳施行

晋州陷後陳賊勢呈李提督 知敎文 癸巳七月

體察使柳成龍謹呈爲緊急倭情事卑職前月二十一
日離王京初聞慶尚左道倭聲緊急馳向左道行到安
東又聞晉州被圍星夜前進至高靈路中聞晉州於二
十九日已被倭賊陷沒滿城將士屠戮殆盡不得已牽
陜川督令督捕使朴晉助防將朴名賢別將朴宗男等
收拾敗散餘卒托截草溪亦有劉總兵吳遊擊兩老爺
率兵分駐陜川高靈以作聲援因此倭賊不敢來犯陜
川高靈兩邑時僅支保近據體探人所言倭賊自陷晉
州太半還向宜寧其餘一二運向河東智山等處三嘉
丹城草溪晉州皆無賊又連據哨探人回報宜寧之賊
漸次退向咸安昌原焚其營幕卑職據此參商南方一

道保障惟在晉州自前城池頗完將卒頗精器械頗利
近因調度轉運闔境盡出本州牧使徐禮元以支待天
兵在咸昌判官成守慶在密陽聞賊兵已近始狼狽入
城自前月二十二日被圍晝夜血戰八日而外援不至
竟不能守人皆冒刃抗戰一無順賊偷生者小邦領兵
將官近在數十里外者亦不無其人而託以賊勢浩大
逗留不救使東南藩蔽之地一朝灰燼而賊益乘勝遂
犯湖南其罪不可勝言除已啓聞國王按律科斷以肅
軍政外倭賊譎詐萬端非能有常勝之技特乘我不備
虜我人民以添其兵因我糧餉以食其軍不憚 天威
飛粱不已知晉州城堅恐難易取則托和議以緩天

兵之援及晋州已陷則其志已遂乃復橫突湖南侵侮
無已其爲奸計已甚較然而沈遊擊挾倭使與俱安知
此賊不因此而欲窺覘虛實於 中國耶今日事勢亦
略可見知之不可恃也明矣卑職衰病書生不閑軍旅
徒有慷慨死國之心實無應變之才且所任乃體察諸
方手下無一卒一甲俯仰痛心計無所出惟於被擄諸
方招集人民撫綏雖散至於施長策而驅鯨鯢以安小
邦塗炭之生靈且以杜天下無窮之禍以答 聖天子
威命則無望已於諸老爺謹此泣血呈稟

回報一鎮經略顧養謙劉 甲午十一

陪臣柳成龍等謹呈爲遵奉明旨宣諭爲國早見事機

以自圖存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遼薊東事議論日多仰
遵明旨同衙集思以兵議請毋二六等因奉此卑職等
竊自參詳臨機制變之謂權日上方圖萬全之謂智天下
之事未可以一槩論也小邦遭罹賊禍二載于今蕩敗
已極不能自振生死存亡悉候 天朝處分於此
深雖剖言之所在洞燭小邦之事勢又其欲全安保存當
無所不用其極賜以剳付指諭諄諄復不啻如耳提面
命職等雖亡國賤臣愚甚守株而其於苞桑開示之意
敢不感激祗承以圖自免於禍敗耶第以前年陳奏賊
情一事則非敢故為張皇實出於悶迫之甚也蓋其時
倭賊雖退離都城而分據南邊設築城寨時復大肆殺

掠如晉州之陷是也小邦人心無不震駭皆以爲賊情如此萬一天兵以賊退而撤回賊奴乘虛而復肆則小邦之亡無日矣不如早以邊上實狀更爲 聞奏以聽朝廷裁處庶幾終始得蒙拯濟之仁於 天朝事不可已是用回謝 恩陪臣金睟陳奏上年六月以後賊情譬如身蹈水火者惟望救於人之爲急痛悲聲之不已而呼之不暇其於音也有不暇擇小邦情事實類於是以此而惹起煩言則實非小邦意料之所及也仍又査得老爺莅事以後自今年正月賊勢與前年稍異雖如前屯據西生浦機張東萊釜山金海熊川巨濟等地而搶掠此賊惟賊酋清正部下在林浪浦者一遭還來搶

慶州被我兵殺退而已目今賊屯據處時無緊急聲息往往得走回人說稱賊酋行長禁戢零賊不復如前出沒聲言等待封貢又於密陽三浪江岸搆造房屋與營軍居住日供酒脯米豆傳流上下公文以迎候 天使爲言雖其心情難知而邊報則如此矣小邦參擬備將李年以後賊情委差陪臣馳奏適承諭帖敢不啓知寡君遵依奉行矣以小邦以最爾之地與賊相持日月已久財已竭矣力已殫矣經將七路俱被殘破而惟全羅一道稍得保全故調度饋餉悉於此焉取辦以此耕耘俱廢田野盡荒秋無所收春夏轉竭公私赤立饑莩滿野千里之內不見人烟小邦今日之勢窮蹙已甚更將

何恃可以為國惟日夜西望濟此垂亡之急者惟在於
天朝耳然大恩難再兵既不可復調糧亦不可復運
則到此地頭雖使小邦自為之謀更無可為蓋此賊一
日不退則小邦有一日難保之勢如蒙 天朝感信遠
佈許其封款使賊 西渡海則小邦得於其間收拾餘
燼生聚敎訓以圖桑榆使將亡之餘緖得延孑遺之生
靈粗保其於小邦幸亦大矣小邦惟當恭聽祇候而已
又何容他辭於其間然惟老爺憐察焉職等自又竊念
方寡君之罹被寇禍失國西奔仰籲 明廷敢告急其
時不亡者僅一髮耳實不料 天朝調大兵費錢糧攻
勦勍賊以存將滅之屬國乃至於此也仁恩隆洽生死

肉骨求之前史中國之救外藩未有今日之比小邦君臣雖靡粉隕結未足以報 皇恩之萬一而經略宋應昌衙 命渡遼勤悉區畫提督李如松統領精銳躬冒矢石直擣平壤一鼓而拔之旋又遣官討出王京而部之邊境小邦之無國而有國者實文武大臣之功而其餘諸將領雖班官有尊卑職幹有不同其爲小邦冒危圖存則一也感德思酬百世難忘豈敢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只緣小邦迫於喪亡無以自存赴愬 天朝有懷畢達未暇避其煩瀆哀辭苦語反爲口實既沒兩大臣之偉績而今蒙咨示至有中傷之諭小邦君臣驚惶踧踖無地措躬然揆其本情則實無他腸陰寄君

具本差陪臣開奏 朝廷外并惟老爺特加矜恕而爲
小邦終此大患則小邦君臣雖死亦瞑目矣至於除糧
賑饑節稍軍食規畫纖悉無毫髮遺恨即小邦之受賜
者大矣仰認曲成不知所言

書

答吳遊擊惟忠書 癸巳八月

伏蒙賜帖且猥加以獎許之私感激之餘慚汗浹背鄙
生在小邦亦嘗從大夫之後果有憂國憂民之實則國
事不至此矣不知老爺何所取而辱書過情之褒耶不
敢當不敢當示喩倭奴狡猾詭譎兼熟道路堤防當密
衝要設險等事眞是料敵備患之良策而其爲小邦謀

又極長遠鄙生奉讀本年而感淚先下何者老爺自平
壤之役衝冒矢石奮勇先登以成收復之功奇績卓然
今又提兵萬里鎮撫南服遮遏兇鋒保全遺民風餐露
宿載罹寒暑其在常情亦已苦矣而方且益懋經遠之
圖爲永保無虞之計至於陛歷咸寅下詢愚賤斯乃自
古大人君子之盛節而何啻記見於今日此鄙生之所
以敬仰歎服感極而至於流涕者也詳日本爲國邈在
海中其始也部落分散不相統屬雖間出偷竊不足爲
大患自秀吉以詐慝篡奪其主以威虐驅率其下處心
積慮殆將十年欲逞非分之志而先自小邦始小邦若
不幸而終不能支則彼必限山海之險兼水陸之勢西

向詐然而天下之禍將大矣今　天威已震而彼乃詐
降乞和以緩其伐徘徊前却以老其師窟穴東萊釜山
以厚其根運糧儲粟散出搶掠刈取禾穀以為進取之
狀此其兇謀詭計頑頑嵬嵬誠有如老爺之所命矣凡
兵家以得形勢為重形勢既得則雖少可以敵衆釜山
四面接連要害去處卑職未嘗身親踏勘道里迂直山
川阻奥難可遽悉除已行文左右道巡察使及元帥等
官令急還詳知地里慣於經歷者分投查勘明白畫圖
逐一帖畫回來到擬更加查驗無誤呈稟麾下外姑以得
於傳聞者略舉大槩言之釜山以北直路則有密陽府
迤東海邊則蔚山郡及節度使營迤西則金海府與二

路皆係要害必守之地三處旣固則賊雖散出於他路而堅城在後重兵在前有所牽掣畏憚不敢輕犯內地矣而年前自將帥無人不知出此纔聞釜山東萊之陷相繼遁潰使賊肆意橫行其間雖有高山大川百二之險皆棄不守尚何言哉今蔚山兵營密陽已爲我地卽可修繕城池屯守重兵聚糧儲備器械以爲堅守之計而力未暇及至於金海則猶爲賊藪又不可遽論此外宜寧縣有洛東江下流而一派達於晉州冊城名曰岐江其上十五里有鼎津最爲要害往年義兵將郭再祐聚集鄕曲之民臨江據守賊兵屢至江外而不敢渡宜寧草溪陜川之境獨得保全耕種不廢今宜遣諸將自咸

安見賊退遁而不知列兵守鼎津之險賊乘舡渡江横
行於三嘉丹城以斷捨兵之路而晉州因而不救此莫
非人謀不臧之所致其他一縣一州亦有可據之險而
雖可毛舉在臨機處置之如何耳至於慶尚全羅忠清
之境如求禮之頭恥津咸陽之八良峴安陰之六十峴
知禮之牛頭峴金山之秋風嶺聞慶之鳥嶺尚州善山
之洛東江豐基之竹嶺最為山川之險可以據守然若
人不知備則細路他徑之旁出者亦不可不慮耳東海
一邊則自慶尚左道達于江原道自江原道達于咸鏡
道皆傍海之地而然南海多島嶼而東海無島嶼且本
性悍急不利行船故自前賊兵雖不無犯境之時而不

常有之大抵賊船必乘東南風來寇故慶尚全羅二道
最所受兵之處往年賊旣陷慶尚道屢以舟楫犯全羅
道有本道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舟師迎擊於巨濟洋
中使賊船數百賊終不得登岸全羅之境至今獨保者
亦以此故耳鄙生本迂拙書生其於軍旅之事一不敢妄
言然竊嘗以淺見料之凡備賊譬如救火要使火焰一不
甚熾然後人力有所施今賊兵實畏懾天兵餘威留
屯於釜山一隅若蒙天軍因駐大丘等處以遏東邊及
直路衝犯之勢又連駱參將諸軍駐宜寧固城之境遮
蔽西路因約李小邦水軍將李舜臣等悉率舟艦橫截
於巨濟海中三路合勢牽綴賊兵則賊首尾皆有所憚

不敢輕動或出於逡巡及遁走未可知如此然後小邦始得憑依威靈收召離散繕葺壞敝儲粟鍊器臨海列營深創前失以死堅守則國事庶幾有濟於萬一矣不然賊養其氣力伺天兵之撤還而吞噬慶尚道以之北出江原西犯全羅西北犯忠淸地頭既多難以悉備雖有百險兵分力弱疲於奔走賊坐以長策制我而其爲聖主東顧之憂殆未已也區區過計固知僭踰徒以憂國之心又有感發於老爺下問之盛意敢此縷陳恐涉支蔓伏冀具此圖別更具禀劇病昏塞詞無倫次伏乞憐察而進退之

與劉總兵綎書

近得邊報有熊川賊酋平義智投書慶尙道巡察使乞
和大意以爲出還王子非淸正之功乃自己所致力淸
正自此視如仇讐相激日甚今聞朝鮮與淸正信使絡
繹一不通使於我輩何也又言 大明許和不可必若朝
鮮許之則當悉衆渡海領獻各陣遺糧以賑飢民云云
賊情難測古云無故而請和者謀也其言固不可遽信
然其所言與淸正相激此則或有近似者未必非行間
可乘之機第未知於老爺高見如何也伏乞指示妙筭
使得奉行大抵倭賊乃海中小醜其財力有限三年交
戰死傷亦多其銳氣不能如初加以從海道運糧往往
或被風濤渰沒勢難周足往時長驅深入皆因糧於我

不煩轉輸之勞今則到處殘敗何處得糧惟全羅一道
最所流離者小邦稍有氣力於慶尚右道宜寧咢津等
地緊要去處據險堅守盡收公私積蓄移入山城清野
以待賊來多則依險阻以抗奔衝賊少則以輕兵合散
設伏邀截首尾又以舟師從巨濟洋中多張旗幟金鼓
相聞出沒於釜山之南要其歸路則岸上之賊必有反
顧之虞而其勢自蹙第以小邦今日之力不能辦此譬
如游江河而力盡者明知更進數步為援生之地而奈
勢不能自致何哉蓋小邦之事初敗於失機再敗於持
久今兵少糧盡已到十分危迫地頭然自 天朝言之
則越此小邦餘力之猶未盡敗急急援救猶可為也不

然而從容等待使鴨綠以南皆為亓服之場則雖有百
萬兵將無所恃而 聖主東顧之憂殆未艾也夫機難
得而易失事易去而難追老爺既承 天子明命以誅
暴止難扶傾濟屯為已任於此必有所處矣兵法利在
攻瑕今兩賊構釁不相為用又正值西北風高海路艱
阻賊之添兵亦難此機不可失也羈縻之策固不足恃
然既已為之猶可因此行計以緩其潰裂之禍一邊以
大兵隨之賊若慴服威靈萬有一二渡海誠為幸甚如
未從命即聲罪勦擊如疾雷不及掩耳俄頃之間海徼
肅清不世奇勳在此一舉如計不時定和不和戰不戰
使奸賊窺覘淺深益以為計延至明年更添新兵肆其

憤懣之氣逞於休息之餘小邦生靈將索於枯魚之肆
已無可言抑未知於天下大計如何也下問小邦兵糧
小生非敢不對只以難其對也蓋全羅道諸色軍丁以
戶計者八萬三千六百八十五忠淸道四萬五百三十
慶尙道九萬四千五十六此平時定額也今於兵火之
餘固已十亡八九然有食則兵猶可聚而不陸諸將所
率多不過數千等只緣無食故耳至於軍糧參考則宿
儲已盡設收未收亦難總計見在之數第以食息計之則
今年忠淸全羅兩道所捉糧饒亦多不過五六萬而止耳
以此內供經費外爭軍餉何但不數而已哉此小邦之
人所以日夜鑿齒焦思而力竭計窮無以爲言者也鄙生遑惑

無知殘賊去上年指拜老爺於陜川軍門亦服老爺為天下之活佛人卽以身在水火之中而私竊自謂幸甚之恩亦惟老爺是望至于今聲詢之及敢布一二惶恐不宣

與劉總兵書

體察使柳成龍頓首敬稟欽差總兵老爺台下卽者提督捕役昔日馳報該都元帥權慄等令倭賊已犯全羅道求提分兵一向南原一向谷城催督杜晉兵馬把守全羅道界且職恐此系兩小邦財貨運餉皆在全羅道且近日各邑守令人民緣轉運糧料出此道一境空虛賊若長驅誰能禦之事勢急迫不早而全羅不救則大事去矣盖晉州者全羅之藩蔽城池頗完將士頗精賊

恐天兵赴援不得易取於是出沈遊擊假和議以緩之
及取晋州則其計已遂故肆為吞噬此不待愚言而老
爺必已洞察賊情矣全羅運糧之路已斷本道沿路各
站所儲能支幾箇日此坐困之道伏念賊兵雖在全羅
而其根柢在此千里連營氣驕勢分不無可乘之機若
臨此出其不意先擊宜寧等處之賊斷其腰脊則賊必
狼顧失措然後駱參將諸老爺軍擊其前天兵又自此
乘其後庶幾一擧可勝此亦救全羅之一策也然軍機
妙筭非愚昧所及惟在老爺出奇制變以救倒懸之急

答王遊擊必迪書 癸巳三月

即有李山謙者來傳賜帖備審示意為之驚喜不覺起

立今日卽生條列軍中事宜啓聞宗寡君其中一欵正論
此事不圖來喻之意與之相符不勝欣慰凡用兵制勝
惟當先得形勢形勢旣得則雖弱可以制强况以强制
弱乎賊旣屯據京邑憑恃險阻而孤軍深入不思其後
自漢江以南直至慶尙道沿路往來左右郡邑皆有我
軍若天兵從江華出於南方乘其不意一擧蕩擊使首
尾斷絶則京城之賊雖以鐵爲城勢不得不潰矣今忠
淸道水軍節度使丁傑京畿水軍節度使李蘋義兵將
金千鎰各率舟師從江華進兵漢江下流邀截龍山賊
勢已蹙矣天兵乘舡不一二日可達通津等處而南
方郡邑糧穀稍優饋餉亦易此實不可失之機伏乞

老爺千萬主張決策無疑不出數日而大功可成不然則小邦兵力既難獨辦而相持已久財力殫竭人民飢餓實有朝夕土崩之患此時雖欲救之其可及乎譬如病人稍有元氣藥力可行元氣既盡則雖有萬金良藥何所施之故小邦亡在今日不亡亦在今日不可等待後日也小邦之人於 天朝諸公皆蒙再生之恩然老爺總統南兵自平壤之戰異績尤著表表在人耳目遠近之人以及稚童賤婦莫不以老爺為依歸引領翹首曰庶幾乎活我者豈徒然哉誠以南軍之宣力最多而老爺之誠心惻怛所以憐憫小邦者特出於尋常萬萬故耳今若逮此奇計掃醜類於一舉救危邦於垂亡以

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則老爺之賜將天下是賴豈但
敝邦之人萬世傳誦而已哉即發快舡一隻並令軍官
率射手十人並慣水梢工護行且戒勿泄伏惟鑒察

答王遊擊必迪書　癸巳八月

竊意老爺留鎮漢城敬承辱帖始知臨駐近境瞻望牙
纛益增馳慕之誠鄙生前於六月念後聞東南事急輿
病南下路中又聞賊犯晉州晝夜無程未至高靈而晉
已陷浚暫駐陝川與地方官料理策應事纔數日奉
旨西還到江原道原州又奉國命姑令仍察地方遂自
原州踰鳥嶺抵大灘舊病轉劇重以痁瘧日向委頓以
進安東府治病即又承　命催赴行朝不敢淹滯力疾

起程奔走道路無補絲毫而時日變遷已迫秋涼每念
天朝將士暴露脩程經歷寒暑勤苦萬狀爲之怛然
疚懷今又奉讀來喩傷痛慚懼不能爲心夫以小邦蒙
天地涵育之恩以有今日無路報德所可自盡少效
區區之誠者惟調度一事而本道郡邑二年淪爲賊巢
公私赤立自四月以後各站糧餉皆取諸全羅道逾越
山險搬負支給不期賊陷晉州聲言又犯全羅衆心洶
駭運糧人夫各自逃還仍致糧路斷絶撙難收合言語
云乎思饋餉士有飢色勢所然也加以戶曹管糧官李
誠中病死代者不時至催督等事頗致稽緩罪戾已一
邊啓知　國王一邊分道移文各處地方官晝夜儹輸

即據慶尙右道巡察使金玏申報全羅道兵粮二五千餘石從海路到泊於泗川縣方調發牛馬人夫星夜督運于尙州等處被搶地方數百里不見人烟孑遺之民困於飢餓顚仆道路恐不能趁期齊到除已更發軍官數人分投催督不許時刻延留誤事外卑職同與參詳倭奴屯據海上我事結末未卜遠近而民生日困財力日竭耳目所及不可忍言惟望老爺哀憐小邦早施長策以終大恩以救千萬生靈阽死之命卑職將離去本道徒切注想末由趨拜麾下謹將麤紬四端參食二百葉奉呈行橐而蓋六包略備營中支給之需伏乞俯察微誠特許容留

與戚遊擊金錢遊擊世禎書 癸巳四月

伏蒙示喻累數百言鄙人雖無似固已感 天朝無濟兩國生靈之意但小邦自前年爲狂寇所迫事幾危急而賊屢以甘言誘我兵威賞我一投和書於東萊再投於尚州三投於平壤而尚不許和不過爲天下大義寧一死不辱耳今宗廟所燼丘壟發掘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言痛心切骨只恨兵力實弱不能自振與其包羞忍耻解怨釋仇與賊俱生於天地間無寧擊賊而先死於老爺之法度乎況寡君爲宗社大計割慈忍愛只有討賊之命無許和之語陪臣既不能身死干戈以復君父之讐又何以不待君命而禁人之殺賊乎老爺以前云

都城爲言夫遠國圖存亦或一道天下之義理無窮要使君臣父子之大綱大義無愧於吾心足矣強弱利害非所論也大抵和戰一事制在 天朝小邦不敢干與第今此譯文約束小邦人民恐未及聞知且彼黠虜得以爲辭要當一面啓知國王往合道官義之其所聞有先後難以一槩處斷如陪臣知罪囑主此自分一死區區所懷不得不盡於高聽之下伏惟裁處

答邢參軍應忠書

辱惠書辭旨勤懇且許以教鍊勇 感荷無已敝邦自昔屢嘗與倭奴交戰輒能摧破兇鋒南邊無警幾二百年不圖狃安之餘兵不訓鍊一朝潰不可收拾所謂無

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用也以是痛心疾首思欲改紀
戎政以毖後患而未遑焉去夏部生臥病城中始得
戚爺書一部讀之累日而不厭蓋其規模宏遠節目分
明就孫吳遺法而新之機轉變化自如眞將家之指南
而兵法之要訣也第其中微辭奧義及營陣器械等條
尚多有難曉處恒以爲歉依倣此如聾之無相思一就
正於尚見今茲來諭叩所帥良匠臨於几席之近而久
未知依歸自惟孤陋令人發嘆敝邦雖殘破已甚猶有
餘民可堪招集但患無之今見在教場者僅五百人如
得陶鎔於爐錘之中則一日二月之間精彩立變必能
繼此傳習稍稍自振寧國家無窮之恥則戚將軍事業

曰大人而益有光於海東矣謹當啓知府君擬將官領赴麾下聽候指揮

與駱參將尚忠書

小生久病昏塞獨有憂國之念未嘗少弛以此夜不交睫已三十餘日矣恭惟老爺懇惻小邦屢加提省凡在聞見孰不感泣傳聞倭奴屯據釜山東萊梁山等地多集醜類以爲久計未易渡海此言若實賊患殆未已今雖暫退無益矣夫釜山東萊乃敝邦南陲與平安道義州無異隔海數百里始有對馬島方是倭奴所居安得以倭地爲言耶是必倭酋處心積慮謀欲吞噬更逞非分之圖而欲先據慶尚道以及全羅忠清若是則賊勢

愈熾其譁與之敵邦自前兵農爲一有事調發而名爲
軍士者皆是荷鋤畎畝之民不習戰鬪不識旗鼓器械
爲何物所以爲賊所乘深可慨歎前日老爺所教操練
之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甚爲切要雖孫吳
復起其爲小邦謀不過如此矣小邦瘡殘蕩敗之餘人
民離散近於城中召募年少伶俐之人得數十伏願老
爺先下營中各以南兵一人主教一人如教閱歌舞者
之依越節奏擇城內旁屋閑曠之處而處之逐日訓習
以試其成否如何所選四十餘人其中十餘人乃砲手
其餘鎗劍狼筅陣法隨其所習無所不可又已令京畿
諸道揀選習鬪驍健者各數千餘人以相傳習千萬幸

察而指揮之使小邦生靈永蒙老爺之恩以有辭於萬世也

與駱參將書

伏聞老爺明日又將南行脩程溽暑跋涉辛苦千萬保重即已馳一使移文沿途整勑廚傳恭候行李必不敢怠慢也蒙賜佳箑一把敬領奉玩中有高詞妙畫爛然駭目百朋之錫不足為比當十襲珍藏以為家寶小生虛羸猶甚尚未窺庭病若小瘥則東南事急當力疾下慶尚道早晩路左瞻望牙旌今不得奉送行塵於城外惶恐負罪操錬武藝纔始還罷難以收效今欲抄擇伶俐數人隨行學習而其間有年幼不便遠行者且恐路

中多事妨於訓習如家老爺留下數人使之仍前提斷不日可以成才在出陶甄萬萬伏乞台諒更賜指揮兩潦方深謹上油紙幕一具以備露次之用

與駱總兵書

一自征旆西還雲泥逈隔邈難追攀瞻係之懷靡日不懸懸於左右也玆値閔書二子之來獲奉台翰存問死生辭旨勤款有非賤生所堪承當三復拜嘉悦然如再望風範而親聽緒論欣慰交并不知千里之爲遠也昔歲大盜入國敝邦君臣奔播西塞不知死所旣而天兵渡江而老爺實先啓行平壤之後先登陷陣摧破勁寇于時鄙生在安肅之間目見其事是則東人之保有今

口惟老爺是賴斯乃攄實之論非敢為侫也其後鄙生
病卧漢城呻吟垂死老爺降屈尊嚴親臨撫慰此又鄙
生銘在肺腑不敢暫忘者也至於揀鍊之方守禦之策
保邦之要屢蒙提誨莫非至教謹欲奉以周旋無負盛
意惟其財殫力竭兵疲民困卒難收拾而海氛猶惡掃
清無期誠恐重貽 聖主東顧之憂日夜腐心然都城
八方操練之事頭緒漸見此乃聞曾二子體奉老爺分
付盡心綱紀之效敝邦之人方以為幸不意相繼淪逝
未究厥功而萬里旅櫬漂泊無依每一念之未嘗不傷
痛在心今既各有姓親遠來收骨情義可尚況有來命
之勤謹已啓知寡君差官屯事仍護送至境不敢怠慢

伏希鑑諒天書西音未盡衷曲引領並風懷想無已
壬辰冬天兵來救駱公尚志率南兵先登攻平壤功
最著癸巳四月余病卧於漢城墨寺洞駱公來訪余
于卧內盡日話從容如素識仍言鍊兵備倭及他守
國之要甚悉余於是募得京中人七十餘名令軍官
二人統之分爲二隊送于駱公陣下請學南方技藝
鳥銃筤筅長鎗用劍等事駱公撥營中南校十人分
教之公或親至卒伍中手自舞劍用槍而教之甚勤
余以其事馳啓　行在此我國訓鍊之所由起也旣
而駱公還中原余請留教師數人公臨行在西郊爲
留聞愈魯姓人而去二人體公之意二年在國中訓

士晝夜幾盡成才且敎營陣之法不幸相繼而死藁葬城內至是二人姪親來護喪柩而去時駱公在薊州寄書於余請護送其喪余答書云云

答天將書

行間擾擾未易參拜不有前日一卷書鄙生固肉眼幾失天下士昨柳尹自江府來言動靜即馳張譯奉書候行李想舟行相適爾賊勢已衰且窮凶極惡正當殄滅之期和戰利害一言可決第事機之來非明難燭非勇難決此自諸老爺事而尤有望於高明不識能諒之否乎軍事冗甚難以從容承教以開擬扁舟浴月扣門謹此先報

又

前蒙賜帖問江邊事情幸甚屯京賊數體探人所報或多或少不可爲據本月十日十一二三日賊連出焚掠城東楊州抱川加平境率皆撥掘灰燼以求穀物其飢窘可知且東都助防將朴名賢等遇十賊斬二級其餘八人投伏乞命驗知本國安邊通川等處被虜人削髮變服換作倭形擾各人供招賊之在城中者三分之一爲眞倭二爲本國被虜人雖所言未必的確而以勢料之有近似者昨日倭賊數千又自京城西出至碧蹄而止日暮退入城中蓋緣數日前有軍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等遇賊於迎曙薪院幸州之間斬數十級賊因

此懷憤大出猶不敢肆然西下大抵賊入寇本國已一
年餘其氣已衰其心已惰其士卒皆思歸其器械刀甲
皆朽鈍而糧食亦將盡且孤軍深入左右前後無非本
國軍兵古人所謂女眞不知兵必不善其歸者深可念
也凡兵以勢用以計勝今大軍暫駐開城雖不遽進而
急遣奇兵從間路出於賊後漢江以南忠州以北數陣
疲賊一舉蕩滅如疾雷不及掩耳賊之在京城者必駭
散遁走大軍從後掩之則不待血刃遺鏃而賊兵不東
覆龍津則南盡於漢江瀨川此不可失之機難遇之時
事勢了然只在目前從前所以仰首呼號於老爺者爲
此故耳伏聞體探兵回自李山謙之營未知所言如何

在老爺尙見必有成美而諸公之議又相契合已今小邦財已竭矣力已殫矣人民之死亡殆盡矣相持不決坐費時日假使天兵收功於旬日之後賊雖退去而耕者俱廢餓殍滿野許多民生將靡爛就盡豈不悲哉豈不痛哉

擬慶尙監司洪履祥答平義智書

得來書辭意縷縷知足下有悔禍尋舊之意甚善甚善既往之事言之無益然其中有一二宜復者不得遂已我國與日本交好如兄弟講信修睦無纖毫間隙今二百餘年至於對馬島則稱爲東藩臣附我國設國家待之厚舡粟以哺之繒布以衣之舉一島之民育乃祖

乃父無不被涵濡卵育以得生活秋毫皆國家之恩是
下年幼或未聞知詢之黃髮則可知也嗚呼虫蛇微物
猶知報恩人而未知恩惠以怨報德則眞虫蛇之不若
也然豈一島之人盡皆爲此耶其陰懷禍心造起兵端
者必有其人而兩國生靈肝腦塗地以千萬計斯人者
實天地鬼神所不容明無人誅必有陰誅聖人云天道
不僭福善禍淫又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一時
強弱不足論也書中所言先以禍端相告者皆是我國
家忠以事上信以交鄰過於推誠不識詐諼以至於此
受禍雖深於義無愧尙何言哉王子無恙清正自以爲
功今聞事出足下若果然則舊日義猶未盡絶而亦大賣

誘衷以綏其禍惟此一事足感人心嘆尚嘆尚 大明
天覆地載無愛南北之民不欲窮極兵力以戕生靈初
許貴國納款沈遊擊往來求一封貢之許已有 聖旨
不日可成而不意中間流布之言以爲日本實無款附
之意其所望亦不止於封貢而前日犯順之計猶未已
也此言亦出於 大明之人亦非出於朝鮮之人也實
出於足下同事人之口日益傳播疑亂其間繼以有安
康搶掠之事以實其言以此 皇朝深加痛責謂沈遊
擊周旋致力於其間而 朝廷亦不甚信其議參差至
今未決而誰咎哉此事足下又必自知今不須云云夫
以春秋各國猶以城下之盟爲恥況於堂堂 天朝臣

差萬國入貢承風物無遠距貴國恭順不忘而欲以停
慢要之定稍殺其入而閉之門也此在足下深思善處
之如何耳。國家於足下彙際雖深而凡所處分壹從
天朝所命從足下翻然改圖知止改之爲武戒不戢之
自焚於 天朝則極致恭謹之節於本國則變其反噬
之心庶幾天道助順人謀與能東隅之逝雖不可追而
桑榆之效補之未晚謹此奉復餘不具悉
沈遊擊久不來倭疑我國阻撓其事貽書慶尚監司
洪履祥上其書以此答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答趙士敬 穆○甲戌

所喻云云本眛禮學前秋遭變賴京中士友相聚救導不至狼狽今守此窮僻精神迷瞶已甚不復有所商量玆蒙誨復始知前頭疑碍如此數日來略閱禮書先有近似諸條謹錄別紙呈徹取正耳大槩朱子家禮小祥但以練服爲冠而衰裳則無變以從簡便至瓊山乃引古禮諸說以爲小祥稱練不可不製練服於是冠衰皆用熟麻布今從朱子家禮但用練冠而衰則仍舊固無不可但初喪之服若到一年汚壞穿裂不可收拾而其

於朝夕奠拜之間亦不嚴潔故雲龍等亦不得已欲改
之丘氏雖近世人議論出入間有錯理會處然其記載
該博言辭有據亦非今人所及故欲一從其說耳且儀
禮經傳喪服章傳曰斬冠六升鍛而勿灰疏曰冠爲首
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
升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故大功章鄭註云大功布
者其鍛之功麁沽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又曰三年
齋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沽功也始見人功麁大
不精者也又大功章註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麁沽之
詳此數條則凡布入七升者皆可灰治而小祥之服正
是大功七升之布則其當灰治無疑但麁沽不精而已

至於橫渠說又分曉豈不能取而爲據乎所可疑者禮
弓註所謂正服不可變之說何意而儀禮禮記諸書纔
說練時皆曰練冠而不曰練衰喪服圖內衰但言受布
而無練字抑豈有意歟中衣之制至蕨自明而初用生
後用練亦甚較然可據嘗見世俗所稱中衣者多用熟
布制樣常時直領孤哀初喪亦欲依此實爲全直長而
精文論正得從禮書矣若如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云
諺意但言緦之縷精治如朝服而非數則半之云耳亦
知承衰服用生用練之際亦帶此意否且絞帶虞變儀禮
喪服章疏曰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子言
所變按公士衆臣爲君服布帶文齊衰已下亦布帶則

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云練除受服圖但云未詳豈賈氏雖有此言而經無明文勉齋不取歟

別紙

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註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 註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註小祥之冠也

緦冠繰纓 註緦服之縷其麤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

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其衰同是此布
也但為纓之布則以灰澡治之耳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註朝服精細今
用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為緦服緦
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澡治之
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也緦服
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緦幅緦之縷細與朝服
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踈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
事其布曰緦

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
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

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袖之緣也

葛要經繩屨無絇　註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經繩屨者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謂無屨頭飾也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註功衰父喪練後之衰也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

間傳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註云云

蓋十五升猶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緦
布用其半六百縷爲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
煑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
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若用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
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緦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
皆生縷以織矣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
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
小祥練冠縓緣要經不除　註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
之布麄疎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
之布相近故稱成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

易要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
盖單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爲一繩
是三重也　䟽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
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要絰葛絰也
玉藻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袂尺二寸緣廣寸半長中者
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於內則曰中衣
盖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長衣以素爲
純緣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筮註云深衣之純以素
者名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揜尺者幅廣二
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揜覆一尺也袷曲領也其
廣則二寸

儀禮練除服受服圖

斬衰十三月而練	項	註
	練冠	以練易其冠條屬右縫
	衰	以卒哭後冠受其衰
	中衣	練中衣黃裏縓緣
	葛要絰	小祥除首絰惟餘要葛
	絞帶	未詳
	杖	仍竹杖
	屨	與大功初喪同繩屨

按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按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旣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

黃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故今據此例開具在前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煆鍊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註疏之說同謂煆

鍊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
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
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
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與先儒異今并存之當考
司馬溫公曰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
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
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今按家禮從俗不易衰裳
儀禮服圖以大功布受其衰無練之之語且引張子暇
鍊功衰之言似有取意而亦不折中歸一今不知何所
適從只如圖說練冠與中衣裳衰以大功七升之布改
製而不練則非惟無違於古禮而洽合於疏家正服子練

之語也未知如何至如丘氏之說雖與橫渠合而無經
文可據亦未知果可遵行而不悖於古禮也然橫渠丘
氏之言旣如此而儀禮圖引之而不以爲非則雖並繆
衰裳亦有所據依而可行耶皆非愚情有所裁擇如何
而可以得禮之正耶中衣之制在玉藻可考而知也用
布生熟之說亦未與聞傳註疏合而世俗所用初喪熟
練布恐非禮也大抵我國布幅尺寸於數皆無法制其
違禮也遠矣今雖卒變盡如禮制也葛則治之精鍊則
可爲絺綌況於作帶乎不患其麤而無殺也但今人不
用故以爲疑耳嘗見今世有好事者夏間採之以刀削
去其皮略如治麻之制編之爲馬轡粲白如雪以此知

舊之可用也

既作疏所畧絞帶一節兄在河舍更攷儀禮經傳奔哭受服圖已載此事以爲絞帶斬衰章疏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爲之云云觀此則絞帶可變似甚明白至下練受服圖所云絞帶未詳若是論其受布之後至練時更有何變耶云爾今既虞後無變至練乃行則絞帶亦依此用布似合禮意不知如何

答趙士敬

蒙教別紙數條謹拜省但此皆先賢微言道理精微致自惟昏窒在平日粗近書冊尚不敢臆料況今疾病垂死精神益昧其能發明一二而取進退之命哉三復惘然

只增悚嘆從前妄意以為古人為學別無妙法其本惟
在於操存涵養收拾放心一事若於此未得力根本田
地蕩蕩無可據則學問思辨更無可施而口耳間千言萬
言都不濟事成龍禀賦昏弱既不似人數十年間又喪
失心性而誘奪於外物者亦多積成心疾自遭大故以
後尤不能主持日復沉痼無可形狀以此日間無他別
事得暇則輒閉目兀坐求以小息其心而百念騰起其
他不關細碎之慮纏繞出沒熒熒流注無可如何如此
而其能開口更論中和體用之妙乎仍竊自悼平生無
分可實用歎羨口舌欺世欺人自陷於罪辜叢中無復
有講論之思矣伏惟高明山居講道之日久其潜心積

力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故逕見憐坑塹底人物示以振
拔之路千萬斷懇且奉闕前後書贖有不快於朋友之
端雖未敢請何事而極以爲悔以尊長居田野從來不
過一二同志論說一二公從有何所傷而致此哉世情
日變更無開眼處始知此門卻歸與是今日第一義耳
大祥後白冠固非禮然今有一朋士參爾雅請遂至成
法當時奇高峯在朝獨請依[illegible]作縞冠而不行故識
者惜之然國法如此今只得從之耳

答趙士敬

下諭云云伏增悚嘆講論道義以[illegible]懈自是 儒者常
事成龍而豈敢託爲自謙之辭以負盛意哉其 心思昏

散精神迷昧實有如前日所白者其於書冊文字之間必從其心則輒煩火上攻頭目昏瞶自秋冬以後屢閣書卷惟以閉目兀坐為事故雖承下質而亦不得繙閱思索以效聾瞽之說曰念稟氣孱弱旣不如人而平生安於顚沛以至於此未嘗不慨嘆自悼爾為一顆天之靈杜門省愆之餘或有寧息之日則敢不一一傾倒而求正白笠用家禮黲巾固為合禮所慮者時王之制聖人重之朝令旣已申明而家自為制得無所傷過於所得乎陋見如此更望可否何如書格非敢必用古式但成龍之於尊丈自不得不如此耳非過禮也

答趙士敬

示喩成龍近日觀佛書此傳者過實也頃者隣僧偶持
其書無聊中未免一番看過未終卷而罷其中先賢論
病痛處頗益明白故對友人略言及之不意流傳貽長
者之憂也夫佛學之謬妄成龍亦知之矣然淫聲美色
在所必遠苟愛人以德之盛意不使終迷感愧無已常
時每念所貴乎學者以其心志安定思慮清明能著於
事物之理然後窮格之功始有所措如成龍者昏庸既
甚心放已久雖從事書冊文字間飄散汨沒無分寸之
進故每與朋輩言收放心爲第一事其亦自悶其受病
之深而無藥以可療他人未必然也聽者不察疑其好
尚或差至以聞諸先師至今四面之責不勝其交至聞

居中未嘗不自笑耳夫江西之學路脉雖差而心身用
功亦非偶然非悠悠者所可及言其非則有先賢之辨
論言其難則非放龍所易効此必無之事在高明一思
而破之矣所恨者眞功未孚實病益痼自喪禍以後心
氣精力日益摧頹無復有意於向上事忽忽惘惘苟度
朝夕前承廣詢誼不欲獻一得之愚樂聽去取之命而
日間工程放廢若此不敢旋討書冊强綴不近重得罪
於明鑑故姑以箴諸篋中俟他日神氣少定温理舊業
或可勉耳千萬恕察

答趙士敬

下喩事果似難處謹考禮文參以鄙見旣無他服可變

又不可使人代之只得以喪服行之耳家禮卒哭後明日已行祔祭於祠堂到祥又告遷而處皆主人所親行而皆不言變服則衰絰不入廟之說恐不可爲準但恐其吉凶相襲不可行常祀故曰時人之所常服爲墨縗以通之耳似與此節適不同然愚昧之見且無所據伏望商量頃者裵佐郎來訪言尊丈於禫除時欲暫爲吉服云不知果然否近當更考於儀禮等若有異見當續獻取正

答趙士敬 辛巳

時事果多有可慮者名爲士類而形色萬般大槩不見理未精而私心未去故不能平看義理之公而各據偏枯

之見以捐角生出無限不好消息而中間又多有鼓作不靖者致得如此正是無可如何如宋元祐間有司馬程呂之賢而不能救其分潰之勢況於他人耶予勵進之教為之三復憮然耳然在人者固不可必惟在已者可以自勉吾儕當此時節惟當盡致力於修省進修之學使在我者無闕失而有以服乎人心則成敗之自外至者可以順受而無愧於心矣如何如何幕職本是閑局然臨莅之間所係非輕而賢者所至四方所共觀瞻千萬審處區區之望也

與趙士敬

謹問尊候如何到此未能一拜缺然鄙人心事予相諒

狼狽之形在於目前而行不知止令人愧恨今行亦豈欲為只以在官承　命不敢言病擬於謝　恩之後即有病辭南歸一計而已餘何可言上引下扶之敎既非其人而又非其時奈何近者金肅夫上疏吾殊可歎服而　朝廷只以一謬妄之談目之時事可想也伏想尊丈端居養性所謂山林日長閒理益精其時實一金鎞以刮昏眸

答趙士敬

伏承尊問仰感仰感成龍[前頃已悉]抱疾兒子年稍向長一不意夭折驚呼愚頑不能為懷已於正月初三日出葬萬事落漠頓無人世之趣惟欲歸卧故山奉親養病而尚

未決計須者徐待義州上疏引他人之語以節人爲臣奸
得此題目不可苟安朝端以無廉恥益方務害至再得
遞則便當南還爾前月十八日入侍 經席自 上問
趙某之去予全未得聞久乃知之旣已上來何以遽去
耶天意惓惓旋當宜六後 召命又下未知去留之計如
何雖時事紛紛無樂仕之心而 聖心篤於千歲一遇
虞壁巖穴之志或未能終守也如何如何

與趙士敬

前在南中病與事故多端且相距頗遠未能作一拜之
便音問亦闕而來追愧不敏來時聞 召命又下想勉
爲一起懸佇方切到此知輟行未免爲之悵然固知去

就之際精義已審不容徇勉但 天意收錄似非偶然一向堅卧無乃未安耶更望量處鄙人不能自量徒以受 恩之深不敢違 旨一番行更爲扶曳肩胥之行入洛數日無補公私而已覺有報處前令入閤奏時曾日至壞敗悉無收拾之望云臣以兩可衆人心徑敗各分門戶如對讎讐競相可驗噫先生文集何在 經席有請印出者而自 上以爲待其門人深商云此事遲遲至今無復了期徑可憂念敢問何時可得成緒耶

與施士說 丙戌

曰洛中友人之識伏審已脫塵纏歸卧故山想今猿鶴相賀區區慰甚難以爲喩謹問稅駕之後凡百靜況珍

勝否懸遡無已文集已有頭緒至此事已經幾年而迄未釐正言此悠悠恐遂爲千古之遺憾今託山居無撓諸賢畢來必易完了謹戒目以俟弟念編書之體要當使次第明白頗簡適宜然後可以傳之久遠而無欠矣秋來如無病患欲一進席末參觀盛會且禀其去取凡例之一二而今未暇也景善所呈通錄文字亦參訂否未知如何

答道士敬

疏辭細讀再三懇切明白必能感動　天聽矣但環顧其中四字似未襯貼未端邪正之云又恐添一爭端如何如何

答趙士敬 丙申

謹承感復就審尊候萬重仰慰生病入骨髓疾火閉於胸膈吐血無數將朝夕入地此生更有承晤之日耶今人悽黯時事若此未卜稅駕之地一慟之外無餘策矣柰何柰何別紙所示先生誌銘及群議謹悉以愚意則墓之有銘所以防後患事之不可已者今以文字未盡之故而三十年不為下埋失今不為則後日之事其又可期耶密仲所作多有生疏處文體未成恐不可用不如仍用高峰之作也高峰之文諦觀之亦未免有可議處病在官高自取一句然其大槩非他作所及用之何妨尊文係語文雖簡而意則盡矣金泰化之意以書年

為疑此則雖去之亦可曰此等微節聚訟不決何為耶

答趙士敬 丁酉

久未承教意謗毀之蹤亦見絕於長者之門忽奉辱書辭旨既深藥石箴切感愧何可言耶生冒當非據而時事一向如此四方之責皆萃於身理勢然也無足恠者至於主和誤國四字生亦自省無是當癸甲之間人民相食國勢危甚朝夕難保而力未能圖敵生以為外循

天朝羈縻之計以緩賊勢而內修戰守之備徐為後圖自計今日謀國不過如此不悅者於書冊間尋出好題目以相汚衊此則當笑而受之耳他日幸未死當悉以生變後論事求正於左右此中初無半點和字矣大

矣今日國勢正如痛身風痺之人其心雖欲運動作爲而四肢百骸漠然不應加以世道日敗人心睽離如注駑劣更無着手處一退之外無復他筭而危邦無可去之義强顔遷徊有愧知過古云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誠哉是言也南方之事尚無頭緒淸野之令又其動民之大弊自家事不能自力即日天兵又出而中外蕩然更以糧餉爲憂其他難處之事不可以一二言奈何奈何知往者報 國無狀必且死不瞑目矣被髮左衽之喩不忍言也天道助順豈應至此辱詩和在後面言雖近戲而亦其實事也金君獨能相知者耶何以言恐許也爲之一笑千萬保重以慰勤慕撥忙作書萬不具

一

飮水人人知冷煖冷煖之味只如斯爲緣知後難容力任他傍人笑不知

答金士純誠一○甲申臘月

千里承書極慰阻闊之懷鄙人曾不自意尙此留滯紛朋友憂尋常愧歎但一言決去固知快於身計然有不敢容易者蓋緣 聖恩如許而時事之艱危已甚若更作風波使彼輩藉其後作一塊諸方便而去則區區報國之計或成誤國之罪以此思之晝夜姑爾耐度回面之責已不勝其藉藉可笑公歷看前古第一時權臣一二人把握威福者有之豈有擧世中分入心盡敗如

今日者乎若不勝一朝之氣輕與相角則所謂無益而有害語默動靜人各異道難可以一槩論也如僕上來大臣下來言官前有立黨之嫌後有傾軋之疑何可易其言耶近日交象別無大段然比之前日之危何止十八九也士類稍稍更進玉堂幾滿肅夫又以 特旨被召一時士論亦太半回頭異論者多自變其說 天意亦有漸次開釋之端無乃天欲祚宋而然耶為今日計惟當厚積誠意以感人心收拾善類以回元氣使六七年紛紛者春融氷釋於默運之中則豈不為 宗社之福也如其不然必欲以力相角迭為勝負則將來之禍尚未艾也此亦無乃拘儒常見耶朱夫子事何可當也

其細考之與今日鄙事有異矣如何如何　大赦之後
壯客尚未家　宥大臣有欲開陳於　經席者未知竟
能遂否臘盡惟望勤履萬重

與金士純書

重校十一冊謹受病裏精力甚短恐難如意精校而路
者諸人問目叢雜重複若不大加疏剔難免蕪雜之病
必令人開卷欠伸以此益知不可以多取爲務也頗莫
疑於外論痛施雌黄何如

答金士純書壬辰八月

國事遭至於此言之柰何雖人事之失有以致之亦豈
非厄會所鍾耶　車駕初駐箕城倭寇到城下三日彭

距義州未久箕城又不守賊若乘勝而西則事有不可
言者而幸盤桓數十日未進以此得收拾散亡更守順
安與賊相持互有勝負已累月中原遣兵來救初暫不
利今大發數萬先鋒已到嘉山大槩賊勢已老孤軍深
入四散飄掠聲之可勝而所患人心恇怯望風奔潰以
至於此尚何言哉古人云羌胡易以計敗難以兵碎今
此賊亦然苟能精抜銳卒出其不意處處邀截則殲夷
極易南方義兵曰令公一倡相率俱起甚盛甚盛郭公
再祐甚是奇特令人增氣其與節使相失亦出於忠憤
之激不足甚恤然若至於生事則甚不可何者彼乃
朝廷之官何得如是況 朝廷於渠誤事之罪亦甚詳

知今已遞免而以令公代之韓寧海為左道監司矣秋氣已高弓力向勁島夷性不耐寒至應是自滅之期但根據已深芟除極難將若之何軍糧軍器之竭乏識為迫切之憂南方多産箭竹急急收聚分諸各官晝夜造作以繼之軍糧則秋穀應向熟稍可支吾否乎傳聞全羅水使又破賊舡二百艘云否賊短於水戰須令元均等糾合隣鎮隨至勦捕使無繼來之賊則其已下陸者自可次第捕滅也鳥嶺一路不可不守何者此天險也如官軍力不能守則募得山中射獵之徒誘以重賞使之處處設伏所得賊物輒以與之則應募者必多而賊路斷絶矣尚州所當先復尚州既復則上道氣勢自完而下道

之賊漸可驅逐矣趙伯由李浚唯俱在幕下吾志士痛
朝危忠臣哀主辱各宜勉携以收廓淸之勳全羅左水
公膽量出人僕知之甚悉今日武將中似無其比水上
之責專在其人令公亦稍通論議協力共濟爲益必不
少矣湖士如金千鎰等皆起義兵云亦可尚此亦須捐
忘形跡一心同事爲可僕身爲大臣國事如此罪死無
赦初出開城以散秩從 駕六月收敍令以唐兵糧料
檢勅事留安州幾二十餘日老母音信阻絶今因青松
人始聞在竹嶺此去鄉家不甚遠且山谷多避兵處賴
天之靈稍可保存否日夜只仰天祝手而已聞經聞經
令公一家想亦展轉南歸憂慮不已未知此生得與相

見舌臨書哽塞 春宮時在成川 萬萬不宣

答金士純書 壬辰十月

秋後屢承寄問數日前又承八月二十七日書感慰之極爲之泣下時運至此恨不早死不有令公以孤忠撑拄東南則其無三道久矣茲豈非天心默誘而然耶倡義擧諸公忘身徇國遠近增氣南方人物之盛不可誣也嘆賞嘆賞前伯之事誤國至此使 朝家有章豈能免罪今僅適免而令公留按江右庶慰士民之望第左道之事益可憂奈何奈何此間事朴致瑞詳知而去不煩書及天兵聞有大擧之計而尚未渡江大槩民心頗奮賊勢似挫所慮者 朝家刑賞日紊而將才絕乏無以

辦得收復之功是可痛恨

答金士純書 癸巳二月

東坡驛過遞吏鄭道階承初一日令書又得 答李陪持人所傳十一日二日間別後長書不勝感嘆天兵前月初八日蕩平箕城長驅直進二十日後到坡州亡勢甚盛賊幾退走天將欲親視京城形勢獨與麾下千餘人前進碧蹄驛與大賊相值直前突其陣賊左陣崩潰而右陣合攻殊死不退天將失利而退回自坡州還東坡其後天又連雨東坡無一屋子將士露處不得已又退開城欲待路乾前進聞城中賊兵頗多而又聞咸鏡之賊欲西向留萬餘兵守開城臨津自向平壤欲調兵

更進極力爭之不從而去垂成之事竟歸如此未知天
意果如何而又如此耶痛泣欲死大駭大將乃李搃兵
之子而壯將也平生慣與達虜相戰不慣於禦倭其一
鼓勝平壤皆是南兵之力也所謂南兵者乃浙江地方
之兵也其兵勇銳無比不騎馬皆步鬪善用火箭大砲
搶刀之技皆勝於倭頭戴白帽巾身以赤白青黃為衣
而皆作半臂略與本國羅將之衣相近眞習敢死之兵
而平壤勝敵後論功等第反下於北人以此南北之兵
似不相合今之留駐城東坡者多南方兵皆欲自爲擊
賊而姑待大將之令耶本月十二日京賊舉群出犯湖
南監司之軍終日衝突湖營適據險力戰賊兵大敗死

者無數得首級百餘而旗甲搶刃所獲亦多軍聲大振
中原諸將皆有進擊之意往禀於大將云日至恢復而
未知竟如何也今日所大患莫大於糧盡惟當一決勢
不可更為持久且賊連續南下城中留賊甚少所謂平
秀嘉者乃賊酋而進還入皆言十二日之戰中箭身死
云發欲速為進取耳軍糧事固知本道板蕩已令湖南
湖西料理合力而兩湖方伯皆在此地恐無人理會以
成遲緩也當勑天將約束則以為萬無中道旋師之理
要須盡為驅逐直至釜山分南兵三四千守之教閩兵
士使可守禦然後歸亦未知果如斯言否示偷刑賞之
豫言之奈何乘時擄失機其卽當以人事言之萬無可

望而只望天幸耳守城事近日思得一法當於四面為
砲樓如甕城之制而左右前面多穿孔穴上安天地玄
黃鏡箭次安勝字鏡箭上層為樓通望且為射矢之所
若賊來附城左則從左穴放砲來附城右則從右穴放
砲前面則從前面放砲而常時女墻皆高築一二丈使
賊不得踰越只多作孔穴使便於搶刺瞭望若是則雖
篘雉之城只使數十人守之而有餘望入思量凡有城
處悉悉排布且凡據險可守處亦一體措置如何兵亂
方始平定若未易期民生何處保存耶火箭之制亦最
關於戦陣我國則但為兼變之用中原則全以此取勝
耳但其制比我國之箭甚長而並結小發火二箇與大

者爲三箇見捉付營吏以送耳鄙人於中路得體察下
三道之 命若隨天兵南下則奉拜應不遠企企

答金士純書

謹承令問感慰無已其處賊勢漸次退遁云幸甚而賊
謀猶不可測京賊尙爲屯據此賊又出來彌滿於城中
昨忠淸道馳報忠州內應僧逃來告云秀吉率火砲手三
千上來云果有此事否若然則兵火急未易止息也奈
何天兵尙駐平壤聞更調後兵前進云而猶未知果否
此處東坡及開城留軍防守者亦幾萬兵矣假使蕩平
京都而南下之計何能易爲調度之事亦須默念善處
蓋我國多稻田春夏秋三節不便馳馬賊若退遁則何

能千里遠去耶兵有先聲而後實者四方馮恃仗天兵之
威軍情百倍此等事切勿宣布但言萬兵不日將至水
陸俱進可也㐫荒至此生類將盡此間亦數百里無人
烟流民聞僕來此扶攜闐擁至則無所食枕藉以死者
不可勝紀俯仰天地徒為拊心而已寧知此生逢此厄
會耶湖南亦曰調度之擾蕩敗已甚已令輸送種子及
救荒之資未知能及到否乎痛悶痛悶

別錄

此賊今雖幸退若秀吉未死則禍猶未已也南方浙江
之兵最善於禦倭而今此來特乃北人欲使北兵專功
不甚用南兵故至今未能蕩平可嘆可嘆南人戰時專

用火箭其制即我國神機箭但甚長而付結小發火二箇每於臨戰及攻城之際火箭千萬齊放賊陣火光遍空烟熖四塞賊不得開目所觸皆焚甚是利器已令全羅監司之陣送見操于本道望須依此造數萬餘箇以備戰用

築城當作砲樓其制如甕城而但甕城則但可下臨左右以射此則直下城底而中空之使多容人左右前面皆作孔穴下安天地玄字銃筩次上安勝字銃筩其上作樓以為射矢瞭望之所賊兵來附城右則從右穴放砲來附城左則從左穴放砲其在前面者從前面放砲而常時女墻則以土石相雜堅築高一二丈上覆以瓦

勿令踰越亦可多穿孔穴以爲搶刺瞭望之所若是則雖萬堞之城一可使數十人守之而有餘萬不一失守城要策無出於此且其功役不多一城不過設數三砲樓而敵兵百萬不敢近矣文字間不能細陳大槩如此兵患恐未可以時日望平守城保民之策最爲今日急務聞星州新復云此亦當堅守無令再失山城亦不可不修繕入保也

答禹景善 性傳 書

昨暮一書下照否關路阻脩餘寒尚峭千萬愼嗇以慰遠思寄來新詩寫出情事曲盡令人嘆服僕竊欲效顰以爲千里面目操筆呻吟昏困遽棄未得一句可卜近

日精神甚可懼也不知君將何以爲我謀哉吾人學力不完遽出世路冒當百艱非徒百事敗意些少精神氣力亦不能支保奈何奈何別後所望唯須涵養深厚克己誠篤不但用力於文字之間以爲他日作聖之根本而已與平日素之於己欲勉而不能者故更爲臨岐之贈其他詩什當從後日思之追寄去也

答禹景善書 辛未

喬示禮文別紙數段甚荷盛意平生本不講習禮家文字況方在沉鬱煩瞶之中如醉夢人豈有餘見可以看破此等變禮耶其通典及丘氏問一段殆讀不能句茫然未詳其爲何等語也然略思大槩亦可見其爲無持重服

之意而亦不知其追服與否如今日崔家所遇之變禮也通典中又有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之議而其中有曰次以孫先以齊衰今得便易服當復申祥乃服練居堊室云云則其意亦似以無便易服爲未安矣然其喪不可無主之意亦曉然矣所寄先生書可知精識之發自與古意不謀而合世間器量者同所不論而如克夫者亦有此語爲可嘆也大槩語意張大不甚溫遜爲渠平日之病所以發言不免率爾其月欲箴之而未果耳僕氣力憊盡神息奄奄有如大病新起之人似此氣勢何以能久出官則即當呈病解職然恐其已晚無及也哀書亦以此爲慮然豈至如僕之甚耶

答禹景善書 甲戌

歲月袞袞萬事惘然前去一朞又不多日月此後更何依賴承示屈情俯就槪想哀苦倍甚感痛之懷無間彼此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也奈何奈何景善方罹亂離支尚無朝夕苦痛之深惟心氣日無形狀豈有安理多是不能全活耳令弟冬候頗溫自近日驟寒公病雖減尚未大瘳正須十分調護毋使加於少愈幸甚幸甚前獻愚見特於戀慕之深不能無言在己寧有一分可言之効耶承示云云祇增愧縮讀禮少暇不審有何新功幸隨所得不妨分濟昏陋吾心如藤蘿泚附一物不能自立於此既未得刀割入於放蕩無狀之域而亦無復着

手處其他平日千言萬言都不濟事誠可憐悶不知公
將何以捄藥歟理與通錄元注不及修整而印出率爾
目錄中多有前後不合處而遂原未免隨手添改其事
亦未穩當陋意恐宜與朋輩商量徐徐可以無恨然後
必有印之者今所不然難追悔耳文集收合亦無主張
之人乍作乍止久未成頭緒不知終何究竟言意此事
亦不得不待於公手矣曾與遂原所說如此矣先大夫
行狀誌文得遂原紬示乃知至行懿義之著於家庭者
若此追惟悲感欽服未已然非公亦何能發揚若此碣
文亦已撰出否如其等不孝無似此事亦久未成緒不
量其不肖欲自為而昏迷顛塞終不洽意至於先人平

昔所爲亦多載錄不盡只益埋沒操筆還擬悲慟罔極
尚未脫稿而曰徐克夫懇索來見並誌文錄去求正早
晩公須取見如有不合處伏望一一詳示何如

答禹景善

近苦冗故久未遂拜良抱積戀忽此承問慰瀉無量前
書亦細悉深衣帶留玩累日竊欲依此更造一件以爲
他日山野之用而恨無其具耳幅巾制甚便易著之亦
穩便可喜但不可以視之於人唯臨鏡自喜耳散院所
有乃亦不能側栢前此曰欲治腹冷求之於金叔珍蘇
之五臺山中寄來一箇半分送呈只經時日香色少變
耳大言之示未省行當面剖

答禹景善書

西路長遠風日又惡跋涉之餘氣況如何令人懸想不忘趨庭多暇學力必優當刮目相待更須玩索之餘益留意於涵養本源之工耳譬如樹木無根枝葉何從而出哉近間閑居省事時時自反心地上百起百滅都是邪妄更迭侵擾奈何不得始知於此一段事若未制伏雖聖言盈耳徒為塗聽之歸此自是鄙人所患在高明未必如此只操存難熟出入難保一班之見亦頗明者之察之每擇之曰繼學云幸甚僕勞瘁已極神爽昏眩觸事惘然前月寫字又於悤擾中失於投呈被推見免雖因此得釋荷擔為可幸而其間或不無未安之事諒

者又以爲出於故犯可笑玉堂新錄又經銓曹公竟不免可憂而不可賀也此則僕已離其地全不犯手君將誰咎末路悠悠衆目不佳吾輩不知何故相隨入此塗轍中來讒毀危機嶮巇無可如何唯當不辭任己者以應之而已此外得喪禍福造物者任之吾何預焉其丈望後南公已定期令人黯然耳

答禹景善書 癸巳

承書慰甚但病未快奈何僕平生所患都在心氣弱劣嬾於言語到今精力益敗識慮在頭目而一語三引其不能快爽勢也況百責並萃而至於畿甸飢民千百爲群日夕呼號各官之求糧濟飢者皆萃於此雖處置無

篆而心氣則以此日傷古人如諸葛武侯者猶流汗終日至於嘔血今以冀土之才當事之難甚於古人惟以逹得擢盡爲幸不復以致傷爲恐也摘奸滌獘之云傳者妄也此間無此兩聞但他人往往言倡欸之寇皆在海中不樂出陸之說則果多聞之矣君何以得此於梁益之間乎鄭景善吾故人也但氣義兵中諸人不足責也而景善無一使受約束於軍門乗障浮海如之何其不問也君之病痛都在於曲護相知而不察事理之如何可笑可笑而病如此恐無再見之望愴然[illegible]彌惡謹不宣

與南義仲致利別錄

凡君子之爲善小人之爲惡必與其類相適可否而爲之而小人偏心私智猶有猜人勝人之心故間有不能然者至於君子則用心公爲事正初無猜人勝人之心而樂與同志者相議惟善之從故凡有云爲無問細大必與朋友講論然後爲之集衆善而爲善廣忠益而設施故動無過擧人亦樂爲之吿尊公平日論學講明無非此理其於此義固已大明而無蔽矣今也不肖兄弟安於下風固嘗以道義相許其所以相與期待者豈淺淺乎而至於與參畧不相與之可否此豈平日相望之意朋友相資之道乎此皆緣孤等無狀無以取信於朋友而不足與之可否於其間也以此尤用慚恧無面

目臾向下風益增慨然之至并惟照察毋為人所笑罵區區之祝也非是下無以發此狂言而他人之顚沛固當坐而視之不足言也高明亦有以知此意也

答南義仲書

見示祥禫一節甚晢鄙疑或雜記所言追在期 國事亦頗有類此者曾與士友講求而刪目本章時間然不記甚愧鹵莽既他無可據只此為例是矣曾子問過時不祭固亦不專指時祭然與此果不同得見剖釋甚豁論所論時事亦至論所鍼砭於鄙人者尤痛切為之流汗終日而不能止也自己先自無失然後可及於家國事安有空疎如許而能濟者哉況開導扶護之責在古

人猶或難之其在愚昧豈敢以是自任第以十年侍從
受　恩深厚既不能見幾於初而爲此淹滯則區區之
心不得不隨分致力或庶幾於萬一惟是險塗難盡風
色日惡亦奈何不得徒切憂嘆尋常於古紙上指點他
人得失今身在此裏解脫不得所謂人心不似我心做
時不似說時者眞千古之一慨也讀書不耐煩蹊略之
病平生氣習間沉痼之證坐此無成白髮紛如時一思
之未嘗不憮然自悼今承厚教庶或自警以補桑榆耳
知可遂顧否權君定甫近與相從否每聞其人志槩甚
佳而尚未相值殊非一鄉相慕之意幸以鄙意傳布以
紹介於他日何如先生文集此間所慮正與來喩同大

既看此事甚未易就若非一人融貫終始極致精力將來不成頭緒或恐遂為千古之恨也趙丈以閑暇言之則似可為也但近日於此等事此丈亦似泛泛閑人意且必叅會衆見不主私論然後方可云云耳禹景益意尊欲不遺篇言隻字鄙意則以為論及義理處外如寒暄泛然酬應文字不必盡錄何者先生之書出於世後一言一句皆為後世法程為貴豈但以多為尚觀朱子大全其平生往復書札必不止此且其所載書亦皆直論義理者寒暄存問之辭則絕無而僅有之矣如何切冀詳教

與南義仲書

前於忙擾中未得穩叙追深依戀極欲就展阻抱無叩
玄機而人事衮衮逐日無暇空抱離索之懷有同湖山
萬里之隔一隨塵臼每事如是寧有閑暇時節耶時自
聡嘆耳鍾律度數僕春間在館中進講書傳時略與大
講說當時稍有一二語首悟而其後不能收拾又復茫
然可笑知公必日有新得月半無全危欲一解飢渴第
恐公靳惜不肯說出妙法耳呵呵

與南義仲書戊寅

鄙人年前在洛下埋沒於病患叢中素患心恙更劇漸
成虛損之證且緣世路漸窄無轉身地歸臥林下百事
灰心欲決終老之計而京中有病妹老母欲於氣力未

甚衰老之前暫往相見而來情理悶迫不暇計他碍竊欲於閒月間奉以西行而百事俱未快意晝思夜念無一刻暫安於懷丈夫四十年要須識行藏未知此漂漂者竟如何也想高明嗤罵而俯憐之矣舊業已昧新知未進精神心氣日益凋落雖欲勉強素志以收分寸之益厥路無由以此浮游不定之心冒昧風塵之際百差千愁如衣破絮行草棘中柰何柰何金弘微所袖示論禮往復數紙暫看深服精詣其間有稟白處當俟後月細玩獻愚也

與南義仲書

傳疑今已卒業否此事無人主張而精諸公欲入梓而

皆未暇精校定成訛誤之書幸哀侍致力使之無恨於
將來爲望逢原抱文集入京鄙意亦甚憂之未知能有
結末耶自惟無狀忝遊師門而年來一向汨沒無復可
言至於向上事業則尤無倚仗處一出山門失其故步
者相續中夜以思殊可慨然所望惟在左右千萬千萬
士敬丈近與相問否此丈不通書乾幾一年頃嘗致問
亦未見答流傳之說極有大可笑者未知已聞之耶鄙
人豈毁月川者而彼亦以是爲念則不亦甚乎鄙人來
後凡再承　召命惶懼不堪欲閉戶圖辭則同志皆以
大義相責以爲可占便宜令人憂悶不知所處已束裝
戒程爲出行死歸之計然無望哀侍之教之也近況不請

神耗益蕩事無意而屑屑往返有愧道路耳

與南義仲書 己卯

區區瞻遡靡日不懸而塵冗埋沒重以病憊隔歲不得修一字之問則不敏之罪也謹問即日衰況支勝否其前月念五卒擬河舍一家粗安但賤疾乘困雜發且為寒氣所束吟苦度日何當一拜舒此紆鬱京中諸友皆依舊樸先生文集同志數人傳相讎校擬隨見訖無誤始謄出他本為投進之計第校書無謬本非易事而諸人皆奔走公私難圖合席已為久事其間又有大段難處事己巳之議及今日所觸諱等語也若不出則恐至湮沒不傳出之則事勢多碍令人腹悶不知哀侍之見如